

女投递员

赵国经

退休后订了一份《烟台晚报》，平日里除了浏览时事新闻外，更喜欢阅读“烟台街”“文学角”“读书”“五味苑”等栏目。

我的报箱镶嵌在单元楼门的外墙上，这是一只用了多年的老报箱，蓝色的箱体已洇出褐色的锈痕，底部合页处有些松动。订报时朋友答应给换个新报箱，负责我所在片区的女投递员说，站上只有旧报箱，换新的需我本人从报社发行部申请。女投递员见我为难，便爽快地说：“大叔，您就用这个旧的吧，我保证一份报纸也落不了您的！”

自此以后，我便经常能遇到女投递员骑着电动车风尘仆仆而来，车筐和后面的背兜里，是一沓沓带着墨香的报纸。一次偶然交谈，才知她姓王，丈夫在外地打工，她一人照看孩子上学，空余时间送报纸。就是这位我至今不知名字的投递员，用日复一日的细碎付出，在平凡的岗位上攒聚起最动人的温暖。

记得有几次，女投递员临时有急事无法送报，楼下报箱里总会有一张带着温度的纸条，没有生硬的话语，没有潦草的敷衍，纸上字迹既工整又真诚，细细说明暂歇的理由，字里行间满是对订户的歉意。一句“您好，这几天家中有事请假了，您的报纸下周三一并送来。若您急需读报请致电，我让别人代送，给您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！”像邻里间亲切的叮嘱，瞬间化解了订户可能有的等待与疑惑。这份把小事放在心上的细致，让一份简单的投递工作多了几分人情的温度。

遇到春节、国庆这样的长假期，女投递员更是把“周全”二字做到了极致。尽管报纸上也有通知，她仍会为订户送上一张暖心的字条，清晰地标明哪几天有报，哪几天停刊停送，连节后恢复送报日期都写得明明白白，从没有让订户在假日里徒劳地往返报箱。这份对职责的坚守，无关乎名利，只源于一份最朴素的责任心。

今年夏秋季节，仿佛南方的梅雨北移，胶东地区阴雨连绵，三天两头大雨小雨不断。楼外的报箱无遮无拦，雨水很容易顺着投递口渗进去把报纸打湿泡软。可每当我打开报箱，拿到的永远是一份份干爽的报纸。原来，每逢雨天，女投递员都会特意给报纸套上一个塑料袋再放进报箱。那薄薄塑料袋挡住的是风雨，装下的却是投递员对订户的贴心与牵挂。或许在她看来这只是举手之劳，可在订户心里，这塑料袋在雨中格外温馨，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动人。

她从不张扬自己的付出，也不计较这份工作的辛苦，初春的露水会打湿她的衣角，夏日的骄阳会晒黑她的脸庞，冬日的寒风会冻僵她的双手，可她每天始终坚持把每一份报纸准时、完好地送到每个读者手中。那些留过的纸条，标注过的日期，套过的塑料袋，还有风雨兼程东奔西走的路上，都是她默默付出的印记，也是她用行动书写的“责任”二字。

平凡的岗位因坚守而不平凡，细碎的举动因用心而温暖。这位《烟台晚报》女投递员，用她的认真与真诚，在一张张报纸里，在一个个日常里，给我带来了最朴素的感动。感谢这份藏在街巷里的温暖，感谢这位把小事做到极致的女投递员。她让我们知道，只要心怀责任与善意，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，也能绽放出最动人的芬芳。

秋日小院

阳春花

清晨推开门，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带着花香和菜的清甜。小院不大，却在这深秋时节，把一年的积蓄都亮了出来。白菜一畦一畦地挺着，叶片肥厚，绿得发黑，像一册册摊开的书，叶脉里写着春夏的雨水和我们的汗水。萝卜半埋在土里，露出半截青白的身子，叶子婆娑，风一过，满畦的绿浪便一层压一层地涌向墙根。

最热闹的要数那几丛花了。太阳花最不知疲倦，日头一出来，便仰起脸，红的、黄的、粉的，单瓣的像小喇叭，重瓣的像微缩的牡丹，一朵追着一朵，开得没心没肺。锦葵站在墙角，紫红的花瓣边缘微微卷曲，像仕女裙裾的镶边。千头菊开得最盛，千朵万朵挤作一团，金黄金黄的，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。蜜蜂在花间嗡嗡地忙碌着，蝴蝶却少了，偶尔一两只白蝶掠过，像是夏天派来的信使，忘了归期。

那天是新中国的生日，我从儿子书房的案头上取下一面小小的红旗，插到我家小院的大门头上。清晨的院子里，风一吹，旗子随风飘扬，与满院的花红菜绿搭在一起，竟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。

想起小时候，爷爷在老家院子里教我辨认节气。他说，秋分种麦，寒露收菜，霜降拔萝卜。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院子是玩耍的乐园。后来离家工作，走过许多地方，见过许多园子，有的精致，有的辽阔，可每到深秋，心里惦念的，还是远方老家小小的院落。它不起眼，不张扬，却用最朴素的方式，把四季的轮转、土地的恩情，一点一点地教给我。

那些年，一畦白菜就是一家人一冬的指望，几个萝卜也要省着吃。即便如此，每年秋天，爷爷还是要留几株最壮的菜做种，还是要栽几棵菊，说是“人穷志不短，日子再难，也得有个花样子”。如今站在满院的丰饶里，我才忽然明白：这花，这菜，这土地，就是我们国人最本真的信念，哪怕历经风霜，也要扎根泥土，向上生长，让日子结出春华秋实的果。

站在小院里，我忽然想对这片土地说声谢谢。谢谢它养育了我，还将继续养育我的儿女；谢谢它教会我，什么是扎根，什么是绽放，什么是历经风霜后的从容。

愿这秋日的小院，这泥土的芬芳，这花开的声音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孩子的情商

王春堂

在一些人眼里，情商似乎并不被看重。可仔细掂量掂量，情商并不比智商的分量轻，它堪称智商的“压舱石”和“试金石”。

近日偶遇一对老夫妇，哄着手持糖果的孙女玩耍。不多时，遇到他们的熟人，逗着索要女孩手中的糖果。孩子不给，扭头扑进了奶奶怀中。为缓解尴尬，奶奶便让女孩将糖给爷爷吃，结果被女孩狠狠瞪了一眼。奶奶无奈地告诉熟人，这孙女啊，待人接物连两分都打不到。

一旁候车的我看得清楚，感慨颇多。情商乃人生立足之基石，有人说，待人接物的情商是后天学来的；也有人说，情商是与生俱来的。从什么地方来都不重要，要紧的是有没有情商，有多少情商。

古有孔融让梨，有刘邦解衣推食，成大事、能成事者，待人接物的情商足以聚起万众之心。让孩子从小学习为人处世之道，绝非小事。孩子的情商，不可忽视。

母亲敬师

叶展韵

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，没有什么高明的远见，唯独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。

这可能与母亲小时候上学的经历有关。她在新中国成立前上小学，上学的时候鬼子经常下乡扫荡，老师带领他们东躲西藏。老师白天上课，晚上给穷苦百姓讲革命道理，号召百姓参军打鬼子。母亲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她的老师是一位共产党员，也是一位八路军战士。他是利用老师的身份作掩护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战的。

在母亲看来，老师是最了不起的人。我小的时候，村里一位大学生毕业后在外地当老师，这个青年春节回家拜年时，母亲用艳羡的口气说，要以他为榜样。从此，当老师的梦想，如同一颗温润的种子，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孩子们中生根发芽。

我们兄弟姊妹六个，大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有人介绍城里的职工。当时大集体时代，很多人想脱离农村，所以城里青年很受欢迎。可是，当媒人给大姐介绍一位农村的优秀民办教师时，母亲十分高兴，劝说大姐很快定下婚事。母亲常说，教书育人是最光荣的事，能当上老师，那是祖上积德行善了。

大哥高中毕业那年，刚在生产队干了一天的活儿，就碰巧赶上村里的一位民办教师辞职。经村干部研究决定，让大哥去代课当老师。母亲高兴得脸上如鲜花般绽放，连夜给大哥把衣服洗净晾干，又把大哥的鞋刷净，在锅底烧火烤干。第二天，大哥穿着洁净的衣服去上课。后来，大哥转成了民办教师。村支书想培养大哥当村干部，叫大哥给他当副手，母亲死活不同意，说当副书记虽然风光，但是不如当老师体面，自己还能不断地增长学问。就这样，大哥一直在教学一线，教学成绩在镇里一直名列前茅。后来他入了党，考取了莱阳师范学校，成为一名公办教师。

我中考那年没有考上高中，去读了个职业技术学校，也就是农技中。母亲着实难受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毕业后，我当上了代课教师，母亲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笑意。那时母亲常说：“四个儿子两个当老师的，挺好的。”

再后来，我的侄女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，和爱人一起成为高校老师，这令母亲更加自豪，母亲的脸上成天荡漾着笑容。她常说：“这真是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分。”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南方一所学校做行政工作，拒绝同事、亲戚朋友给他介绍其他单位的女孩，只愿找个老师。我问原因，他说：“俺奶奶以前和我说的，当老师最好，有学问，叫我说媳妇说个老师。”

常听人说，世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银珠玉，而是一颗浸染了墨香的心。母亲读书不多，学问不深，可她一辈子敬重老师、盼着儿女站上讲台，那颗心，早就浸在墨香里了。